

文章修养

唐 弢 著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联书店

104/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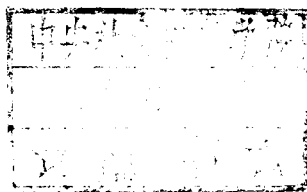
53036

文章修养

唐 弢 著



200080599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联书店

封面设计：马少展

文 章 修 养

Wenzhang Xiuyang

唐 弢 著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
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香港分店：域多利皇后街 9 号

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5.5 印张 92,000 字

1983 年 9 月第 1 版 198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35,000

书号 7002·33 定价 0.48 元

序 (一)

对于语文，我是一个门外汉。但因为当过中学国文教员，平日又弄弄文艺，书店就把写这本书的约定，推到我的头上来，我当时随口答应，一写，这才知道并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。要弄得好，参考探求，非有充分的时间不可。在这激荡的时代里，我又苦于未能闭门潜修，虽承书店一再把限期放宽，但粗率和浅陋的地方，是难免的，也许我自己倒先得被送进文章病院去。

然而我想，虽然出诸病人之口，这所谈的，总还不失为健康之道吧。

在这一部小书里，上编六章，偏于叙述，下编八章，专谈作法。我的企图，是要使读者对文章先有一点认识，然后再从这一点认识出发，来研究写作的方法，这样，不但易于入手，而且也可以把握住问题的中心，不至于说来说去，还是摸不着头脑了。

我知道有些教师在讲书的时候，目不离书本，口不脱道义，是十分严肃的；有些著作家在执笔的时候，出入扬马，吐纳庄骚，也是十分严肃的；我虽然站过讲台，

弄过笔头，却自知和他们的距离之远。无论教书写稿，在我都十分随便，只要听者或是读者有兴趣，我总希望因此也可以使他们得到一点益处，开门见山，如此而已。

一九三九年四月唐弢记

序 (二)

这是我二十七岁时写的一本小册子。

一九三九年，散文家陆蠡（圣泉）为巴金、吴朗西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主编一套丛书，作为青年们的课外读物。陆蠡身材矮小，一目失明，说话口讷，可以说其貌不扬，但他的灵魂是美丽的，他写过许多诗一样漂亮的散文，如《海星》、《竹刀》、《囚绿记》等，我非常爱读；他为人鲠直，作事认真，沉默寡言，言无不信，这一点尤其使我倾倒。我们因文字之交而开始来往，谈得十分投合。陆蠡约我为丛书写本小册子，不限于文学创作，而要多讲一些普通青年应当注意的语文方面的知识。我不假思索，一口答应了下来。

那时因为生活关系，我在三个学校里讲课，学生要求多讲一些课本以外的材料，手头没有藏书，我天天跑图书馆，在不大有人过问的冷库里找线装书，一点一滴地摘录。偏偏家里又有病人需要照料，提笔时不免分心，因此进度很慢。其时代表陆蠡常来我家的，是翻译家雨田（许粤华），一来慰问病人，二来联系稿子。她是个热

情而又能干的人，记得鲁迅先生生前夸奖过她。雨田并不催促我，劝我慢慢写，她告诉我：丛书第一集十二本，每本三、四万字，已经约定的有杨刚的《公孙鞅》、朱洗的《一块蛋糕的故事》、汤心豫的《房屋与路》，文学作品有王统照的《游痕》、芦焚的《无名氏》、李健吾的《希伯先生》、巴金的《旅途通讯》等。我的《文章修养》字数多，打算分成两册。这样，我将漫谈文字知识和演变经过的前六章，编成上册，于九月间出版；下册八章，专谈作法和修辞，直到十一月才问世，恰值家庭遭到变故，陆蠡写信给我，我心里只有漠然。

《文章修养》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印成合订本，接着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本宪兵东闯西撞，横行一时，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存书全部都被抄没，陆蠡也遭扣留。一去之后，杳无消息。我曾到处打听，还是没有下落。世界看起来依然是那样平静，安详，苍苍者天，茫茫者地，却从此不见了我们的诗人的踪迹。

一转眼四十年过去了。建国以后，多次有人劝我将《文章修养》改订重印，为了纪念陆蠡，确实有印它一印的必要；但我深恐旧作草率，不合于今天青年的需要。一九七六年，一位在福州的作家对我说，他是读了《文章修养》以后，这才走上创作的道路的；前年，又有一位鲁迅研究者告诉我，他读我的第一本书便是《文章修养》；还有一位新闻记者，从旧书摊里买到《文章修养》的上册，

附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送给我。这些都使我十分感动。但最有意义的是：虽然这些朋友的成功主要出于他们自己的努力，但也从而得到证明，我的这本小书，看来还没有贻误青年。因此，当朋友们提议把它重印，作为辅导读物的时候，我又象当军对待文化生活出版社一样，不假思索，一口答应了下来。

趁着最近因心脏病住院治疗的闲暇，我将原书重读一过，对有些辞句作了修改，觉得许多问题，在书里不曾展开论述，缺点很多；好处是谈知识，谈技术，读起来没有流行的“八股气”，而且现在要我再写这样一部书，恐怕也不大可能了，因为我已经没有这许多参考书。“初生之犊不畏虎”，当年确实不大懂事，斗胆执笔，以文字论，也许自己倒先应当被送进文章病院去。就是修订本也难免，我在这里向读者深致歉意，并且想重复原书序文里的一句话：“虽然出诸病人之口，这所谈的，总还不失为健康之道吧。”

古人说：“一生一死，乃见交情。”这话我担当不起。值兹《文章修养》修订重印，能与今天的青年见面之间，写这几句，以为故友陆蠡的纪念，我想，或者不是没有意义的吧。

唐 弢

1980年4月25日于北京阜外医院

目 次

序 (一)	1
序 (二)	3
一、开头语	1
二、从文字到文章	7
三、古文·骈文·八股文	19
四、白话文及其他	40
五、关于文体	52
六、句读和段落	61
七、向书本学习还是从生活提炼	70
八、题材的搜集和主题确定	83
九、字和词·土话和成语	92
十、句子的构造和安排	106
十一、明喻·暗示·借代·比拟	120

十二、铺张和省略	130
十三、怎样写会话	139
十四、所谓“文气”	153

0615/52
19

一、开头语

从前，在给孩子们读的所谓训蒙书中，有一部《神童诗》，顾名思义，当然是一些天才儿童或者是关于天才儿童的作品了，那开卷第一首道：——

天子重英豪，
文章教尔曹，
万般皆下品，
惟有读书高。

“皇恩浩荡”，这算是替读书人捧场的作品，自然，它是具备着麻醉的作用的。自从学制改革以后，学校里不再读《神童诗》了，但年青的朋友们一看见文学家之流，总还是伸长头颈，歆羡不已，仿佛他们真是在“万般”之上的“英豪”一样，因此对于文学家们卖弄才情时的出品——文章，也总是另眼看待，好象“高”过于农夫的粮谷，工人的器具似的。

我想，这大概就是“右文”的结果了。

但读书人的对于文章的见解，却是并不一样的。譬如曹操的儿子曹丕吧，他在《典论论文》里，说是“文章经

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，年寿有时而尽，荣乐止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无穷，……”好象比他的皇位和性命还可贵；然而他的弟弟曹植却又反一调，他很看不起文章，在给杨德祖的信里，就这样说：“辞赋小道，固未足以揄扬大义，彰示来世也。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，犹称壮夫不为也；吾虽德薄，位为藩侯，犹庶几戮力上国，流惠下民，建永世之业，留金石之功，岂徒以翰墨为勋绩，辞赋为君子哉！”这几乎是对文章咬牙切齿，可以和吴稚晖的“放屁放屁，真正岂有此理！”的文学论相媲美。但有人说，子建实在是违心之论，因为他的文章做得好，在政治上不得志，所以就发起牢骚来了。

这意见是对的。但文章的不被重视，却也并非全由于牢骚。秦汉的经学家招收门徒的时候，“文章之士，不得行束脩之礼”；颜之推在《家训》里，还罗列了许多文人的缺点，以为“文章之体，标举兴会，发引性灵，使人矜伐，故忽于持操，果于进取”，要子弟“深宜防虑”。刘勰在训子孙的时候，也以“士当以器识为先，一号文人，无足观矣”相戒，可见在这一个派系下，是都看不起以词藻见称的文章的。

至于站在曹丕一面，替文章讲好话的例子，却更多。宋朝的黄鲁直说：“数十年来，先生君子，但用文章提奖后生，故华而不实。”自然，这是反对派的意见，但也可

见那时候的风气的所在了。

崇尚文章的风气，并非到了宋朝，这才盛行的，其实是古已有之的事情。统治阶级常常把文章当作变戏法时的巾帕：掩盖缺点，粉饰太平。所以在所谓圣明之世，皇帝要录用一班词臣，叫他们逢时逢节，专来做一些歌颂的文章。至于那些词臣呢，恩宠所在，乐于就范；饮水思源，当然把文章的地位越捧越高，载道言志，沽名赢利，终于变成无往而不利的东西了。

然而“年寿有时而尽，荣乐止乎其身”，曹丕派的主张也仍旧很流行。所以魏晋六朝的文人，写好了一部著作，轻易不肯示人，他们背着锺锄，把自己的著作当作宝贝一样，去埋在深山的石窟里，说是要“藏之名山，传诸其人”，留给千百年后的知己。他们大概是相信不朽说的。

不过无论是毁是誉，通过文人的笔头，文章却还是不断地产生出来，充满了所有的典籍。

为什么大家在应用之外，又都爱写起文章来呢？除了名利的观念外，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因，这就是：表现的欲望。

人类大抵都有着表现的欲望，用文字的技巧来实践这种表现的，这就是文章了。因此文章多半是时代的产物，是现实生活里最动人最显明的片段，含有社会的教训的意义。它不仅表现生活，而且还促进生活。人们从

现实生活里汲取材料，经过主观的洗炼，这才反映到纸上，所以，文章的好坏，往往决定于作者的意识和态度。空想固然成不了大事，仅仅把材料堆积起来，也同样算不得文章的。

然而，什么才是锻炼作者的意识和态度的熔炉呢？
我将毫不迟疑地回答：生活。

明白了文章和生活的关系，这才不至于把它捧上天空里去招摇，或者放到脚底下来践踏了。正如文学家也是人一样，文章也是人世的产物，我们应该把握的是它的对社会的意义，什么留传一己的声名，败坏个人的德性之类，都是些牛角尖里的高论，仔细想来，是不值一笑的。

但文章也自有它的力量，高尔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：——

一本书——一件这样简单而又亲密的东西——本质底地，是宇宙间伟大而又神秘的奇事之一。有些我们不相识的人，时或讲着一种难懂的语言，于几百里外，在纸上描画了一种点划或是类此的符号的多样的组合，我们把它叫做文字，当我们看着它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和原书著者本是疏远的陌生人，神秘地了解了一切语言、见解、感觉、想象的意义；我们惊奇于自然风景的描写，欣喜于词句的美丽的节奏，语言的音

乐性。激动至于流泪、忿怒、梦想，有时候甚而对着这混杂地印刷着的纸张失声而笑，我们理解了和我们同族的或是异国的精神的生活。在人们向着未来的愉快和权力走去的途中所创造的一切奇迹里，书籍恐怕要算是最为错综而又有力的一种了吧。

这虽然说的是书本，但也可以移给文章的。

因为文章具有着这样的力量，所以人们不但写文章，而且也开始研究起文章的写法来。古之《文心雕龙》、《读书作文谱》，现在的修辞、作法之类，就都是适应这一种需要的。不过现有的书籍，大抵都偏于技巧方面的讨论；我以为要研究一样东西，必需对这东西的本身和纵横各面，先有比较深切的了解，所以在这一部小书里，我就首先腾出一点地位来，对文章的各方面作一番叙述，然后再来讨论作法。我想，这或者不至于徒劳的吧。

听说魏晋之间有一种规矩，一个人如果去拜访名流，见面的时候，先要发一番鸿论。说得中听，主人就会延至上座，待作贵客，如果说得不对，那就要遭到倨傲的待遇，被撵到屋外去。我的这几句开头语，就算作见面礼，但这自然不是“鸿论”，诸君如果以为说得不对，那末，我就先坐到屋外去吧。

倘以为还可以听听，则请化费一点辰光。我将象古

代希腊的阿德（Aëde）一样，弹起破碎的竖琴，先来为诸君讲一点古老的故事了。

二、从文字到文章

当人类没有文字的时候，因为要表达情意，曾经想过种种方法，起先是用一些足以代表其他意义的实物，譬如送一枝箭给人家，那就是表示要和他打仗；如果是讲和呢，就送过一根烟筒去，因为烟筒是代表和好，而箭却是象征着战争的。后来的绑匪们在恐吓信里藏子弹，朋友们在见面时递纸烟，也正是这意思。不过单是箭、烟筒等等轻便的东西，自然还可以，倘使有一种事情，非用大石柜或是大铁鼎来代表不可，这就无法照办了，请七八个人抬着，送到几十里或是几百里外去么？我想，即使是古人，也还不至于这样愚昧的。而且事实上，复杂的情意，也决不能用简单的实物来表现，直到以后，终于无法应付，渐渐地有碰壁之势了。

一碰壁，于是就另想别法，结果是采用了结绳。《易经》里说，“上古结绳而治”，就正是这时期。但怎样结法呢？有一件事情，就打一个结，做完了，就解开，但这不但不能表达情意，就是要备忘，也是很成问题的。打的时候虽容易，但历时既久，结一多，记起来可就困